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四

經濟編

人類

正直

齊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

臣得微有叛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亾

漢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

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弄臣二字述聞方覩深侵一路不慎歟

汲黯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淸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劒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

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哀帝爲

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亾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王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亾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

哀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何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寄園附忠自虞閒謬）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

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
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
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
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光武帝始怒收宣既而
赦之蔡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
聖德中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
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
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

斥廢而不與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宛覔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

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

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以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郄州郡髡
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
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辠得免濟活
者千餘人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

論見大傳

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范蔚陳蕃竇武傳論

全奉

蓋勳爲京兆，每軍國密事，靈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焉、勲雖強直不屈、而内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寛容、表賜東園秘器賵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

魏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進晉公司馬昭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

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晉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愍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中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

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視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旣不至深以爲恨

嵇紹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

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厠大懇艾等不自得而退

顔含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敕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

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適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尹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姚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閑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

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高祖、裒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違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其遠段鑾之徒故耳、裒默然、乃出鑾爲北地太守

卞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勤于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

非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　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日世祖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蜀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唐太宗時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置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楊國忠既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

有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氷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

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

牛曳之乃倒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祠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皡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皡詰之皡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遽廢正嫡之禮乎、綴中怒甚、暐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暐竟坐貶何容令

後周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周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因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王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宋太宗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帝平日宜
慮避此言

論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真宗時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

朴、雖貧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王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辭可推不可）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辠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辠也。

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

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

復留命草制錫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艸之錫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錫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仁宗嘗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請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將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

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劉太后臨朝魯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張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仁宗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參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册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揣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册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辛被逮赦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嘗問汝矣遂伏辜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巳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衞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鈔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呂覽貴公篇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

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

長行私阿所愛用暨才而繇出于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去私篇

劉坦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坦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坦曰：公才不稱此官。坦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坦獨賞之。

後周周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

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可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辠、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漢蓋主上官桀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
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太官先
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
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亾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
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
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
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
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
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訟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晉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幷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諸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蠹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誡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臨事自明足下平心處之何取耳目哉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
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
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
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
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
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
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䝉捜匿鉤致盜詐出
於不備摘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

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長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月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趫隱抉伏何所不至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覩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誰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

先見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者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亾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晉惜肹以不宜人況之

在皂隸政在家門氏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蔡侯宋公鄭伯朝于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討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後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為

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爲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呂覽長見篇

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

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見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亾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先識篇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

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亾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亾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

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齊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

也吾聞之世不絶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先寤所以存亾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亾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亾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䭀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亾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

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

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若耶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亾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漢賈誼先醒篇

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堗遠其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堗者向使主人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之策而使居焦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家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

涉服

書

睚眦理相圖滅主上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
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
身計鄂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
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宋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
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
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
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

言切而不許

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

取人以人上不仕況門戶耶

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見幾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宫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

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毁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漢陳咸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咸遂稱病

焉

昔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然府以其輙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

壽一盃酒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閉門修巳不交當世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于墓所頠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頠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

唐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髠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審微

齊桓公使管仲求寗戚寗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曰公使我求寗戚寗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寗子其欲室乎。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盡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對曰、妾聞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焉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

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
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
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
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
進之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
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
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
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

兵革之色，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知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

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始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

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呂覽精諭篇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内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

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

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

徼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

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觀表篇

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知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亾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

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

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鬭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于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察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爝爝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御禁於微故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更其名曰爲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塟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鬭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欲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止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亾而禮從之禮亾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亾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子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闘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

嘗不加彊，衆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懣曰：「使究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賈誼審微篇

善處事

唐憲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

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月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置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敬宗時。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

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巳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奬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絹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巳定竟不用絳等謀

宋眞宗時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

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廢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宸妃李氏杭州人實生仁宗太后既取帝爲已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

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毋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内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太○后○不○能○專○制○於○外、亦有識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隷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徂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其議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終